

# 他真指出了途徑

## 介紹黃國彬鞭辟近裏的《翻譯途徑》

思 果

我前幾年在中文大學講翻譯，自己說是沒有資格的人，別人以為我太謙遜，其實我說的是實話。誰有資格？黃國彬兄有。

他熟讀中國古書，《詩經》、《楚辭》、陶淵明、李白、杜甫的詩，西方的語文幾乎全精通，古代的有希臘、拉丁，近代的有英、法、德、義、西。他不是淺淺一點，是精讀。我認識的人當中只有他讀的但丁、歌德、塞萬提斯、伏爾泰等文壇巨子是原文（英國的作家不必提）。他又精力過人，學問淵博。這樣的人可以講翻譯。

最近他出了《翻譯途徑》，是本極其紮實、有內容、別人寫不出的書。本來我不便介紹，因為書裏有一篇文章提的是我。不過撇開論我的一篇〈中國人是這樣說的——思果的翻譯〉，這裏面有極其重要的論文多篇（下面會提），不容我不加以介紹。我雖然沒有資格翻譯、談翻譯，不過從事翻譯幾乎有半個世紀，誰懂翻譯，誰不懂翻譯，總該知道一二。我也無須避嫌，總說一句，這是本了不起的好書。

我一直認為翻譯是重寫，不能寫的人不能譯。黃國彬（以下不稱「兄」）是大詩人、大散文家，所以能譯。〈翻譯與驅魔〉是篇重要的論文，學翻譯的人如果熟讀，已經有了基本的認識，以後再不會犯嚴重的錯誤。如文裏提到中英文的大分別，如中文裏主語可以省略，代名詞用得比英文少，定冠詞「這個」、「那個」、「一個」不宜多用，用複數「們」要小心，抽象名詞不可多用等等，都是一般人不大覺察的。難得的是他都舉了例，說得明白透徹。〈文學的翻譯〉充分顯示作者真正懂翻譯，裏面舉他自己譯的但丁《神曲》例子是不懂義大利原文、自己又不是大詩人的人，絕對譯不出的。

現在抄出他譯的一節如下，以見他的功力（原文及英譯附後，可作比較及參考）：

從前，有人在普利亞的凶地自憐，  
因己身遭特洛伊人殺戮而傷悲，  
悲連年戰爭使他們鮮血流濺。  
該役的戰利品是死者的指揮高壘；  
李維的著作如是說——他的話不會錯。  
從前，也有人和圭斯卡德敵對

而遭到慘重的打擊。在切佩拉諾——  
 那裏的普利亞人都俯張為幻——  
 以及塔利亞科佐附近，另兩夥  
 死者的白骨如山。在塔利亞科佐，老漢  
 阿拉爾多徒手就打敗了仇敵。  
 如果上述的死傷者相聚相纏。  
 ——展示被刺或被砍的肢體，  
 其景象和污穢的第九坑比對，  
 會微不足道，鮮可並論相提。

我們要拿原詩來比對，才知道譯文的精良。讀懂但丁原文的人極少，不過形式和聲音可以看到、聽見。這節詩譯文的形式和原文一樣，三行詩節隔句押韻法 (*terza rima*)，如第一句的「憐」和第三句的「濺」押韻；第二句的「悲」和第四句的「壘」押韻 (以下同)。不看原文，單讀譯文，也可以欣賞文字的美和音調的鏗鏘。

以他文學的修養、熟讀各種文字的名著和親自翻譯名著的經驗，自然可以談深入的要點。尤其提到文學文章的音調美無法譯出，恐怕普通讀者、譯者不容易體會到。連國語念李白的「地崩山摧壯士死」不能傳達唐朝的音 (保存在粵語裏)，都經他指出。

〈科技翻譯〉是極重要的一篇。譯者不是「票友」，看了這篇文章，可以知道「職業的」譯者是何等人物。他為了譯一篇科學文字，曾到圖書館借了英文寫的地質學、古生物學、微體古生物學的書，日夜研讀，還苦讀了多本討論四射珊瑚的專書。這就不是「玩票」了。沒有學問底子讀不來這些書，沒有過人的精力也讀不了這些書。從事翻譯的人都該這樣用功。

黃國彬談翻譯的條件太優，因為他學貫中西，涉獵的範圍比別人廣。他通曉語言學、符號學、文藝批評等各種學科，讀的書有各國權威的著作，別人恐怕連人名、書名都不知道。他通的外文多，比較起來就更有見識，談人之所不能談。限於篇幅，我不能詳細一一介紹。

講翻譯的作者不難找幾段別人的譯文來作比較，略加按語；要緊的地方並沒有提到。要在譯海裏多年游泳，又真正用心研究，自己能寫文章，學者根柢像黃國彬這樣的人，才能寫出這樣有價值的書。

## 附：《神曲》原文及英译

S'el s'aunasse ancor tutta la gente  
 che gia in su la fortunata terra  
 di Puglia fu del suo sangue dolente  
 per li Troiani e per la lunga guerra  
 che dell'anella fe si alte spoglie,  
 come Livio scrive, che non erra,  
 con quella che sentio di colpi doglie  
 per contastare a Ruberto Guiscardo;  
 e l'altra il cui ossame ancor s'accoglie  
 a Ceperan, la dove fu bugiardo  
 ciascun pugliese, e la da Tagliacozzo,  
 dove sanz'arme vinse il vecchio Alardo;  
 e qual forato suo membro e qual mozzo  
 mostrasse, d'aequar sarebbe nulla  
 il modo de la nona bolgia sozzo.

Dante Alighieri, *La Divina Commedia, Inferno, XXVIII, 7-21.*

Were all the people assembled again who once in the fateful land of Apulia bewailed their blood shed by the Trojans and in the long war which made the high-piled spoil of rings—as Livy writes who does not err—with those who suffered grievous strokes in the struggle with Robert Guiscard and those others whose bones are still in heaps at Ceperano where every Apulian was faithless, and there by Tagliacozzo where old Alardo conquered without arms; and were one to show his wounded limb and another his cut off, it would be nothing to compare with the foul fashion of the ninth ditch.

-by John D. Sinclair